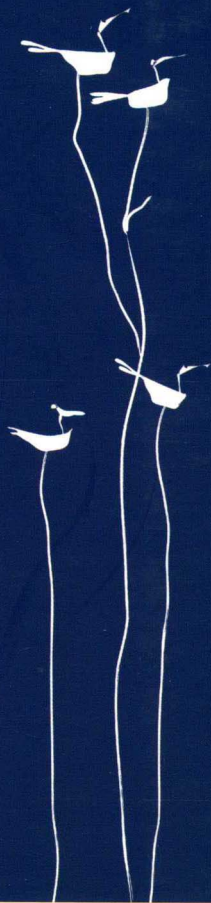




顶部的 看不见的

赵林
著

KAN BU JIAN DE
DING BU

这些新型的农民，失土的农民，不以土地为生存的准则。他们或他们用新的方式，在虚无缥缈的空中建造金字塔，用数以万万计的双手托起了这个金碧辉煌的塔，数以万万双的眼睛都仰望着塔的最高顶部。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以她的故事为原型的微电影

《相信梦想》获第二届亚洲微电影“金海棠奖”

“面对面栏目”和“新闻直播间”同一天播出了她的两个专题

她，一边卖葱油饼，一边写书

继《蚁群》《庄稼人》之后又一力作

顶部的 可见的

赵林
著

KAN BU JIAN DE
DING BU

这些新型的农民，失土的农民，不以土地为生存的准则。他们或她们用新的方式，在虚无缥缈的空中建造金字塔，用数以万万计的双手托起了这个金碧辉煌的塔，数以万万双的眼睛都仰望着塔的最高顶部。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看不见的顶部 / 赵林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43-3339-8

I. ①看…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6692 号

看不见的顶部

作 者 赵 林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339-8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不忘初心，淡定前行（代序）

赵林红了。

仅仅不到一年时间。

一年前，她还是个居住在台州市黄岩区新前街道偏僻一隅的卖葱油饼者，与成千上万在外打拼的打工者一样，为生计奔波、操劳。不同的是，她怀揣着一个梦想，这让她的人生与众不同。

而如果没有遇到网友蔡昌森，如果没有被黄岩区妇联发现，如果没有黄岩区委、区政府、区委宣传部、文广新局、文联、新前街道、黄岩图书馆等许多部门、单位、乡镇以及许多好心人的关心、帮助，如果没有包括央视在内的各级媒体的传播……她也许还是她。每天清晨上街卖饼（或许还会被告知一些地方不能卖），中间生意少的时候拿出用来撕成单页包饼的书翻看一下，有些什么想法或许会找张纸记下来；中午在家烧饭、休息、看书、写字，下午再出门卖饼、买食料；晚上则早早休息，像许多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生活日复一日，平淡无奇，写的那些文字也许就在电脑里，自己看看、网友传阅。

可是，生活就是这样奇妙，它会偶尔在没有门的地方打开一扇窗，为有准备的人留下一丝希望，你如果抓住了，命

运就此改变了，那就是机遇。

赵林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她幸运地碰到了那么多帮她圆梦的人，她的故事也鼓励了许多比她境遇好却没有感觉到的人。

现在，她被一个个光圈包围着，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葱油饼大姐”。我像周围许多人一样关注着她，也担心着她。既希望她的生活因此而改变，又担心着她的写作能走多远。好在她一直很清醒，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所以她一直对我说“不急”。有了这种心态，我想不管外界如何喧哗，她依然会不改初心，保持淡定。

突然有一天，她对我说，帮我写个序吧。我迟疑了很久，因此也许耽误了她的新书出版时间。我想介绍她的作品，可自知自己不是评论家，没有评她作品的高度。我想写写她这个人，可那么多媒体“挖地三尺”已尽可能详细地把她的经历、目前的状况、写作的种种反复介绍了，我再去炒别人的冷饭？但是我能体会到一个基层写作者的艰难和一个一直说自己生活在底层的人的自尊。

一个女人，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一个妻子。我想这些身份她都做得很累，不然她不会说自己从不把自己当女人，不然她说到儿女时不会有喜有忧，不然她不会语气反常地温柔地说起母亲，不然她不会很少谈及她的男人……

有些事情是不可一笔带过的，有些线索只能到她的作品中去寻找。

当《蚁群》把她上半生的积累用过后，她要跳出最初的倾诉状态，进入到创作的另一个层面。这就有了这部《看不见的顶部》。我断断续续地看了这部《看不见的顶部》。这是一部反映搞传销者生活状态的小说。文字依然像她的前一部小说《蚁群》，犀利中带有调侃。传销，这个敏感的话题，

许多人为此倾家荡产，还有人执迷不悟，想着不劳而获发大财。故事是听来的，她听过传销讲座，但最终没有陷进去，这是她的理性，或者说清醒。她依然保持了原有的文字风格，写出了另外一种人生，让我们跟随作者走进了另外一个领域。那是一个大多数人陌生的神秘领域，但却不是个别人误闯的领域。一些人心甘情愿，一些人心不甘情不愿。人性的种种，都在这里显现，这就有了想象的空间。

如果说《蚁群》是赵林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那么本书则标志着她进入主动创作的状态。

赵林是不幸的，作为一名女性，我听到她说自己不是女人。生活的艰难让一个人自动放弃了性别意识，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

赵林是幸运的。仅仅半年多一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葱油饼大姐，到受到包括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新闻直播间“深度报道”在内的各级媒体关注的人，这是一个无法复制的特例，是许多人努力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也许她的创作技巧尚不娴熟、语言也有些粗砺，也许她的生存空间、环境、经历决定了她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信她能始终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忘初心，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这是一个鼓励人们梦想的时代，也是一个为有梦想的人提供舞台的时代。赵林赶上了，并以自己的努力坚持为更多的人做出了榜样。

祝愿她能依然坚持，走得更远。

林海蓓

2015年2月5日

小海千里寻妈妈（引子）

八岁半的小海披着小褂子，脊梁盖背着一个大包，在马路上跑。他不跑不行，去妈妈那里一千八百里路，小跑着也要十几天才能到。他现在是有些本事的人了，因此一路上吃喝得也不差，腿肚子很有劲，跑起路来呼呼有声。他在杭州一座桥肚下，人也比较累了想歇歇脚。他把账篷打开，他带的账篷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人住在里面别提有多美。

小海早几天赌博赢了不少，小孩子搁不住钱，赢了两个没几天就花光了。他的那些三朋四友一听说小海有钱，从四面八方赶来，要小海花钱请吃喝玩乐，小海一晚上花了四万三，多亏他买了账篷这样一个当用的东西，总算是没有把钱全部白花。

小海搭好了账篷之后，瞟了四周一眼，想弄点吃的，走了十八个小时已经很饿了，吃食一条街的摊子多得很，他从口袋里掏出来望远镜，逐一观察。第一摊是卖山芋糊的，他不爱吃。第二摊子是卖臭豆腐的，小海想着就恶心，这个东西据说兑了大便，十斤豆腐一斤大便，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做成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小海听人说的，有人亲眼所见。第三摊子是铁板烧烤，这个吃起来倒也不错，就是吃不到多少东西，小海决定来几串，有串起来的鱿鱼、青蛙，

四条腿都撑得像团扇子一样。再过几个摊子就有馄饨、羊肉面，带汤的小海喜欢，但是太烫了端不走。小海锁定了一家烧鸡。吊在一个不锈钢柜子里。他将白胡子老爹交给他的本事显出来了，小海要不是遇到白胡子老爹，他早就饿死了。小海在山坎遇到老爹，他是被坏人一棍子打晕了扔到山坎的，老爹把他带到山里疗伤，老爹知道小海的情况之后，老爹说孩子，你现在需要生出一双手，必须生出一双手，必须是一般人看不见的手，你用这双手干一点你该做的事情，否则你的日子不好过。

那天小海从赌博场里出来，赢了一部分钱，他招手叫一个司机把他送到假日大酒店，他在那里订了包厢。结果在路上遇到拦路抢劫的，把钱抢光了，他被扔在荒野里。

老爹给他上了云南白药，泡了一杯松花粉给他喝。老爹在一座深山里，那里有古老的松树，怀抱粗细，树干上结着白森森的松糖，枝条上结着红狐狸尾巴一样的松花。

小海在老爹那里生活了一阵子，饿了吃松糖，渴了喝松花粉水，老爹的草屋子门口，一棵参天的松树下放着一口大缸，盛着满满的松花水，小海吃饱了松糖，舀一瓢水喝，看着老爹练功。

老爹教他一套本事之后，小海急着要去找妈妈。要把本事给妈妈表演一番。

小海下山了。老爹送他到山脚下。嘱咐他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他。

小海用松树枝编了个帽子戴着……

现在小海人坐在账篷里，像老和尚打坐一样盘着四肢，只见他的右胳膊窝里有一个如肉棍子一样的东西慢慢地延伸出来，到了十丈开外，这条胳膊就疯长起来，只见它绕过行人绕过车辆，游刃有余，在吃食一条街这条胳膊打起弯来，

就像水桶钩子一样，将他喜欢吃的东西都挂在上面。一共搀来了一只烤鸡，九只鸽子，十几个茶叶蛋，一碟花生米，三瓶烧酒，瓶口都缠着红绸子，小店里各式各样的酒琳琅满目，小海是识货的，要吃就吃这个缠红绸子的酒。酒瓶鲜亮光滑，牌子叫“小糊涂仙”。难道这酒专门给我小海打造的，小海有些想不明白，早些天我小海还是个糊涂人，这两天我就成仙了。也差不多吧，像现在这样子，吃着不花钱的肉，喝着不花钱的酒，跟神仙有什么区别。小海想起他父亲阿满说过的话，想喝酒就喝酒，想赌钱就赌钱，想唱歌就唱歌。父亲的话有他的局限性，小海要补充一点，就是想打游戏就打游戏。小海觉得他现在基本上符合了父亲的生活标准，赌钱已经被小海玩剩下了，喝酒吧他也能喝他个三五斤，唱歌他想唱的话，就唱那个叫《美丽的蝴蝶花》——“你看那边有一朵小小花蝴蝶，我轻轻地走过去想要抓住它，为什么蝴蝶不害怕，原来是一朵美丽的蝴蝶花。”小海狼吞虎咽起来，这些东西味道都不错，很合他的意，账篷里温暖如春，外面却是风雨大作。小海咬一口肉，喝一口酒，吃得满腮帮都是油，账篷里酒香扑鼻，小海惬意得很，这屁孩子能喝，三五斤烧酒不在话下。

最后还剩下三只鸽子吃不完了，他感到有几双眼睛在看他，桥肚里有几个叫花子都被淋成了落汤鸡，小海索性将吃剩下的几只鸽子扔给他们。雨不下了，账篷外一片白浪，叫花子见小海出来了都站起来贪婪地盯着小海手上的鸽子，唯恐一眨巴眼鸽子就飞了。

小海手一扬，一只鸽子落在一个披着薄膜的小叫花手里，另几个叫花子一窝蜂子来抢。鸽子不多，有人抢到了有人没抢到，这些人就像狗咬架一样闹哄哄的，小海想叫他们进账篷吧，给他们换身衣服，小海又故技重演，将手伸到一个服

装店里，他分不清男女服装，搞了一些超短女式服装，给叫花子们换上。把个叫花子装扮得不男不女。

已经是下半夜了，一钩冷月挂在西天上，天空像刚洗过了澡，清清爽爽。小海困了，瞌睡虫钻进了他的脑袋瓜，他的脑袋像被糨糊糊住了一样，糊涂了起来，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小海的呼噜像大人一样响亮，要不是亲耳所听，根本不相信这样大的呼噜出自一个小孩的喉咙。

等到第二天太阳晒屁股的时候，小海发现自己睡在露天下，账篷不见了，他的包袱也不见了。

小海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想找回自己的账篷，殊不知叫花子已经把他的账篷转移到百里开外，他想用望远镜来观察一下，想到望远镜在包袱里，被这王八蛋叫花子给一锅端了。

唉，好人做不得，没想到他小海现在变得一无所有。他继续赶路，找妈妈的路太长了。

妈妈被人叫到外地去了，他拿着这个地址，跟在大客车的后面跑，客车总是把他甩在后面，他自己对照地图，总会找到妈妈的。

小海一路走走停停，终于到了一个地方，很是热闹，一些人跑马，马背上披着红毡子，有少男少女、有小屁孩子，坐在马背上屁颠屁颠的，还有老虎、骆驼这些高大的动物，小海想去骑，坐一下老虎要十五块，他口袋里没钱，吃的东西小海没费事就搞上手了，钱他还没有到手过。他家里穷，从来口袋里不装钱，但真要搞几个钱也不是什么大事，老爹教他本事时，没有说不让他撸钱。小海想干的事情不能不干，他现在就要坐一下老虎，摸摸老虎的屁股，拔两根老虎须，只要有了老虎须，小海混江湖就方便多了。有一个跑江湖的告诉小海，人只要将老虎须揣在怀里，就有万夫不当之勇，一般的小混混见了老虎须就要噤若寒蝉，就像小鬼见了阎王

一样不敢造次。譬如那一次桥肚里遇到小叫花子，要是老虎须在身边，他的账篷也丢不了。

小海凑到老虎旁边，老虎眼睛瞪着像鸽子蛋那样大，但是老虎没有发火，它现在是为了给老板挣钱，老板给吃给喝的，它不好发火。老板要的就是它跟看客们和睦相处。老板向小海招招手，“来小朋友，坐到老虎背上照个相，别提有多神气了”。小海被玩虎人抱上虎背，虎像一座大山一样瘫在那里，小海坐上去，咔嚓照了一张。老虎眯缝起眼睛像睡着了一样，小海见机会来了，就来拔老虎须，老虎疼得一骨碌站起来，连连甩头，总算没有将小海甩下来。老板向小海讨要照相的钱，小海傻眼了，说，我没钱。你欠扁了吗？没钱也敢拔老虎须？

小海想说自己本来有钱，结果被人抢了。没人听他的，结果这个玩老虎的要将小海留做人质，每天给玩老虎的干活，做些偷鸡摸狗的行当。

小海是何许人也，他当时装着乖顺的样子，没一会小海就跑了。

小海跑的时候说，以后会见面的。

小海丢了账篷没有心思再买账篷了，即便有钱也不买，因为他对账篷已经很失望。就在这时他发现账篷就在附近。

这几个家伙正倒在账篷里呼哧呼哧地睡呢，小海上前给一个张着嘴呼气的人嘴里堵了一个大肉包子，那个人一骨碌爬起来，意识到到嘴的不是一般的東西，小嘴就鸣啦鸣啦地吃起来，翻眼一看见是小海，有点不好意思，说小兄弟我们也是没法子才偷了你的东西，你来得正好，跟我们一起去干新田吧。小海说不，我要去找我妈妈。你妈妈在哪里？

此时小海离他妈妈已经不远了，这几个家伙也在妈妈一个团队做事业。

叫花子问小海，你妈妈是跟什么人出去的？小海说，那一天我妈正在家里吃山芋糊，妈妈坐在太阳下晒着，忽然我的叔伯嫂子来了，要我妈妈把家里的东西都处理掉，出门挣钱，一个月能挣三到五万，一年以后能挣到一千万到五千万。我妈妈当即就把吃饭的碗给扔了，跟着我叔伯嫂子走了。叫花子说那就对了，跟我们是一个行业的。你跟我们走去就找到你妈了。

小海将信将疑跟在后面，八个叫花子因偷了小海的账篷，一直跟着客车跑，跑了五天五夜，到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人都蔫不拉唧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因为这个城市来了许多武汉公司的新田人，把城市人挤得够呛，该城市人呼吸的空气，被新田人呼吸去了，该城市住的地方也被新田人住去了，就连路边也搭起了新田人的账篷，本市人怎么有好心情，没有好心情就要发脾气，一发脾气就要打架，一打架人就蔫了。什么叫新田人呢，小海娘就是新田人，全家人都没有土地，小海爸没有土地，小海没有土地，小海妈也没有土地。因为田地六十年不动，等到猴年马月也不会有。没有土地的人就是没有根基的人，没有根基的人就是吊在半空的人，这样的人最痛苦，连脚底板块大的落实的地方都没有，是上帝都嫌弃的人，当然这样的人不是小海一家，多得去啦。说是国家户口也不是，说是农业户口没有田地。种田的人没有田地就等于当官的人没有大印，裁缝没有剪子。这些人最容易出事情。在这样的气候下，新田便诞生了，新田一旦诞生，这些农民就直奔新田而去，他们在旧田里已经没有出路，一听说有个新田顾不了多问，糊里糊涂就加入了。

这几个叫花子也是这个情况，没有了法子，其中有几个庄稼把式，因为田地没了就把他们急得当了乞丐，上帝造他们的时候就是为了种田的，田呢，到哪里去种田？这几个叫

花子把帐篷搭在一个卖火烧的摊子旁，开始行乞，他们穿上了老和尚的鼠灰色袍子，佯装老和尚化缘，这是一个好法子，就有不少人以为他们真是和尚，把素食和钱粮给了他们。兔子不吃窝边草，叫花子不搁火烧摊子化缘，他们派一个人看着窝棚，其他几个结伴化缘，化缘到的东西归集体所有。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现在的人只要生得刁一点，就知道组建自己的团队，叫花子这个团队最后被收编到新田事业里。也是他们的福气，他们总算没有走错门。一旦有一个叫花子入行，就有成千上万个叫花子来投奔。全中国的失土农民浩浩荡荡地赶来了……

目
录C
O
N
T
E
N
T
S

| | |
|---------------|---|
| 不忘初心，淡定前行（代序） | 1 |
| 小海千里寻妈妈（引子） | 4 |

第一章

| | |
|-----------|-----|
| 因梦起吴三胖出远门 | 001 |
| 早餐店巧遇家乡人 | 011 |
| 进宿舍美女献殷勤 | 023 |
| 黑板上挂着锦绣前程 | 034 |

第二章

| | |
|--------------|-----|
| 放诱饵阿荷如鱼吃钩 | 051 |
| 带新人九山轻车熟路 | 062 |
| 头一天进课堂阿荷糊里糊涂 | 070 |
| 临江风群体舒畅 | 073 |

第三章

| | |
|------------|-----|
| 马大赛做行业老当益壮 | 080 |
| 陆健荣进课堂火冒三丈 | 084 |

第四章

| | |
|-------------|-----|
| 马大赛忆家事痛心疾首 | 096 |
| 收从事款金代理欲擒故纵 | 103 |

| | |
|-------------|-----|
| 做大事业姐妹联手 | 107 |
| 第五章 | |
| 游戏厅小海如鱼得水 | 112 |
| 图进步阿荷半夜去抢课 | 117 |
| 第六章 | |
| 十八样行业人归总到新田 | 129 |
| 第七章 | |
| 错邀人金代理发火 | 139 |
| 锡贵兰 | 146 |
| 第八章 | |
| 感恩戴德迎接划得来 | 153 |
| 金传胜回家乡千头万绪 | 163 |
| 新田领导人初次露面 | 172 |
| 第九章 | |
| 黄半仙巧遇风情人 | 180 |
| 保行业三胖劝离婚 | 189 |
| 新田人的孩子 | 200 |
| 天造地设的同路人 | 213 |
| 第十章 | |
| 等待得心烦意乱 | 221 |
| 第十一章 | |
| 没资金阿荷卖房产 | 230 |



| | | |
|------------|-----|--|
| 第十二章 | | |
| 知真相陆健荣心存反悔 | 242 | |
| 第十三章 | | |
| 修旧好老杆来新田 | 252 | |
| 第十四章 | | |
| 会情人划得来中暗枪 | 264 | |
| 第十五章 | | |
| 责怪九山阿满气绝身亡 | 275 | |
| 发父丧小海翻脸不认人 | 285 | |
| 第十六章 | | |
| 想捞本三胖动杀心 | 292 | |
| 穷途末路卖自身 | 300 | |
| 第十七章 | | |
| 生 存 | 309 | |
| 第十八章 | | |
| 探母亲为时已晚 | 319 | |
| 第十九章 | | |
| 寻师傅小海遇故交 | 332 | |
| 第二十章 | | |
| 残疾人入行不假思索 | 341 | |

第二十一章

无奈何锡贵兰邀老书记出马 349

第二十二章

新田孩子江湖卖艺 357

第二十三章

梦醒的前夜 368

葱油饼与文学(后记) 380

泥土的温度(评论) 385

C
O
N
T
E
N
T
S

